

楔子 心碎的黃粱一夢

是什麼樣的緣，能夠教人魂牽兩世；又是什麼樣的情，能教他捨生忘死，千愁萬痛卻又甘之如飴？

思忖著，目光落在掌心的紅痣。

「你在想什麼？」

病床上傳來虛弱又沙啞的聲嗓，全然不復以往的清脆嘹亮，他心裡一沉，面上卻揚著溫煦的笑。

「沒什麼。」醇厚的嗓音摻著無能為力的疲憊。

聽出他的言不由衷，她纖濃的長睫微動，勉強地勾動唇角。「欸，老公，你說我們掌心的紅痣會不會再將我們牽引在一塊？」

她說得很隱晦，但他知道，這話是訣別前要個承諾。

「當然會，妳想，掌心有紅痣的人能有幾個？而兩個同樣擁有掌心紅痣的人能夠相遇的機率又有多少？」他輕喃著，緊握著她冰冷又枯瘦的手。「這是老天要讓咱們相遇，特地留下的印記。」

他是如此深信，必須如此深信。

「你總說這一輩子是你先找到我的。」對於他拿掌心紅痣大作文章的事，她一直覺得好笑，但她向來有尊敬老公的好婦德，所以表面上始終認同，而現在——「如果有下輩子，就換我去找你吧。」

用掌心紅痣作為牽引，讓兩人再相遇。

他靜靜地注視著她，久到她以為他不會吭聲時，他才啞聲道：「妳總是走得太急，頭也不回的，怎麼回頭找我？」原來，她不是想跟他要個承諾，而是給他一個承諾。

「如果回頭就可以看到你，我會記得回頭的。」她俏皮地笑了笑，哪怕久病多時，早已面黃肌瘦，但在他眼裡，她依舊美麗如昔，是他最愛的女人。「你要給我一點信號，讓我知道你就在我身後。」

「妳要記得回頭，記得我一定走在妳的身後。」他輕聲交代，看著她逐漸虛弱地閤上眼，卻又努力地睜開。「安羽，走慢一點，再慢一點。」

「嗯……」她近乎無聲地應了聲，瘦弱無力的手像是想抓住什麼，最終還是無力地垂下，用盡氣力，只能發出呢喃般的嗓音囑咐著他，「懷安和唯安就交給你了……把她們照顧好……」

他必須將耳朵貼在她的唇邊，才能聽清楚她說了什麼，然後換他附在她耳邊承諾著，直到床頭的儀器發出刺耳尖銳的聲響，眼淚才從他緊閉的眼睫緩緩滑落。

為什麼要讓他這麼痛？讓他兩世都面對她離世的痛苦……

怎麼可以這麼痛？心像是要碎了般，彷彿就連魂魄都不完整，他還要怎麼活下去？

可是，再痛還是得往下走，他還有兩個女兒必須照顧……她因為知道他的用情有多深，才會拿女兒綁住他。上一世，他無牽無掛，跟著她離去，才能與她在這個世界相遇，而這一世，他有所牽掛，只能跟時間慢慢地耗。

他到底得耗多久，還要等多久，才能再次遇見她？

痛楚如影隨形，無一刻消停，像石磨般，日日夜夜地凌遲著，他外表像沒事般地活著，內心卻彷彿死了一遍又一遍，壓在心間的痛，永無卸下的一刻，教他恨不得把心掏出，就此忘了多情。

可偏他又捨不得，寧可痛著煎熬，也不願捨了枯槁。

直到車禍發生的一瞬間，他忍不住笑了。

終於，他可以再次尋找她了。

撞擊的痛楚只有剎那，闐靜的黑暗裡一切都趨於平靜，直到心窩爆開的痛意教他忍不住悶哼出聲，黑暗和靜謐在瞬間褪去，耳邊傳來由遠而近的聲響，他睜開了眼——

眼前，有個穿戴鳳冠霞帔的姑娘，一臉的錯愕。

濃眉攢起，他死死地盯著那張濃妝豔抹的臉，還未開口，耳邊傳來熟悉的聲音，他的手隨即被緊握住。

「王爺，你終於醒了！」

他眯緊了黑眸，直瞪著那張熟悉的臉，啞聲喊著，「……徐賁？」

喚作徐賁的男子一臉欣喜若狂，迭聲道：「正是奴才呀，王爺！王爺，御醫就在西廂歇著，已經差人去傳了，你再忍著點，一會兒就沒事了。」

他震愕不已，努力回想著，記憶卻像是泛黃的紙頁，逐漸模糊。

難道再次遇上芸娘……只是黃粱一夢？

第一章 代嫁妻沖喜成功

七王府亂成一片，只因昏迷多時的七王爺在迎妃之夜竟然轉醒了，教人莫不深信沖喜一說並非空穴來風。

七王爺秦文略的甦醒，好似給沖喜做了最佳印證。

七王府裡熱鬧歡騰，府裡的下人和御醫莫不為之歡欣鼓舞，然，卻有一人例外。談瑞秋身上的宗室紅底繡金絲鳳凰喜服已經褪去，髮上的釵飾亦被取下，她素著一張小臉坐在屏香苑的錦榻上，若有所思地垂下纖濃長睫，面無表情的她猶如清雅瓷偶，教人猜不出思緒。

直到房門被推開，那張了無生氣的小臉瞬間堆起了笑意，柔順地喊著，「文嬪嬪、王嬪嬪，情況怎麼樣了？」

開口的嗓音猶如黃鶯出谷，嬌軟中帶著幾分討好，面容轉換如此之快，守在她身旁的大丫鬟玉露卻像早已見怪不怪。

魚貫進門的兩個婆子年歲相近，皆近半百，然而文嬪嬪保養得當，富態笑臉添了幾分親切，反觀王嬪嬪面色漠然，難以親近之外，也比文嬪嬪瞧起來老上幾歲。

「小姐，王爺真是醒了，聽御醫說，傷勢雖是兇險，但脈象已經穩了。」文嬪嬪呵呵笑著，輕拉著她的手。「就說小姐是個有福的，瞧，這一進門，王爺馬上就轉醒了，這下子皇上肯定龍心大悅，給老爺的封賞必然不少。」

談瑞秋露出與有榮焉的笑臉，完美得像是打從心底的愉悅。「這下子老爺肯定會很開心。」

「這都是小姐的功勞。」文嬤嬤別有深意地緊按住她的手腕。

談瑞秋微微吃痛，面上笑意卻是不變。「嬤嬤說的是什麼話呢，這是三姊姊的功勞，我不過是沾光罷了。」

「小姐能這麼想是最好的，屆時絕對不會讓小姐吃虧的。」文嬤嬤滿意地鬆開她的手，對著玉露道：「好生服侍小姐，這王府裡人生地不熟，咱們什麼都還未上手，可別讓小姐胡亂走動，失了禮數，教王爺兩位側妃給看低了。」

「是，嬤嬤。」玉露垂著眼低聲應著。

文嬤嬤交代完了，便和王嬤嬤一道離開。

「小姐，該睡了。」

「嗯。」談瑞秋下意識地揉著手腕上的痛點，讓玉露服侍更衣，躺在精繡著皇室圖騰的床被中，閉上眼卻是一點睡意也無。

這真是最糟糕的狀況了。她無聲歎口氣。

她作夢也沒想到，七王爺居然會在她進府的當晚就清醒，姑且不論他得花上多少時間才能好轉，她只知道，她的時間不多了。

身為右僉都御史行七的庶女，她哪來的好命能以正妃身分嫁進七王府，說穿了，這是樁殺頭的買賣，而她卻不得不硬著頭皮交易。

七王爺秦文略近半年前在邊境征戰，立下戰功卻重傷而歸，始終昏迷不醒，皇上除了命令御醫好好醫，也差欽天監想個對策，豈料欽天監卻道老祖宗的方法「沖喜」可以一用，算了方位、姑娘閏齡後，便差人先朝皇城東方找，頭一家就找到了談家，相仿年歲的女孩談家就有四個，這對談家來說，簡直是老天送來的大禮，可這禮一打開，誰知道是福還是禍。

要是正妃過門，七王爺真能清醒，這漫天的福澤會讓談家數代享盡榮華富貴，但七王爺要是不醒……雖說罪不延談家，但談家想在官途上飛黃騰達是萬萬不可能了。

於是，談家夫妻便細細密謀，想出了對應之道。

談家四個適齡的姑娘，正好是行三的嫡女和行五、六、七的庶女。談家太太中意的是自家嫡女，可就怕七王爺不醒，嫡女嫁進王府等同守活寡，於是談家太太便決定來招偷天換日——

讓與嫡女身形面貌最為相似的她頂替入府，要是七王爺不醒，守活寡的便是她，但要是七王爺醒了，再想個法子把嫡女給送進王府交換。

聽起來真是完美到極致的計劃，完美呈現人性最醜陋卑劣的一面，而她在談家後院待了近一年，早已見怪不怪，也很清楚屆時一旦交換，談家早已沒了她的立足之地，而這事最標準的處理程序，就是讓她人間蒸發。

因為，只有死人才不會說話，而且談家的庶女量多得不值錢，莫名被運出府丟進亂葬崗的，就她所知就有四個，而她壓根不想成為第五個。

為此，她試圖找出一條生路，可偏偏就是逃不了。暗忖著，她撫著手腕上的傷，那是她企圖逃出府卻被逮回綁在房裡時留下的。

眼前該怎麼做才好？

「小姐，別想了，睡吧。」

陰影襲來，談瑞秋水眸一瞟。「現在是什麼狀況，妳要我怎麼睡得著？」玉露是她的丫鬟，也是她唯一信得過的人，她在府裡的處境再沒有人比玉露更清楚了。

「不管是什麼狀況，小姐都能睡的。」玉露非常有把握地道。

談瑞秋眼角抽了下，想反駁偏是反駁不了，只能悻悻然地瞪她一眼，惱她說得太直白，只好轉了話鋒。「聽雨和數雨呢？」

「天曉得呢，橫豎兩位姊姊是太太派來盯著小姐的，她倆在哪對小姐來說並不重要吧。」聽雨和數雨本是三小姐身邊的大丫鬟，會跟著陪嫁，除了盯著小姐之外，是要先替三小姐摸清楚王府的底細。小姐進了王府後，兩個嬾嬾四隻眼直盯著小姐，而聽雨和數雨自然是在王府裡走動收集消息。

要不是已經躺下懶得再爬起，談瑞秋真想往玉露腦袋上巴下去。「誰跟妳說不重要？她倆要是在場，我要怎麼跟妳好好說話？」

「所以小姐這幾天一直不跟我說話是忌憚兩位姊姊？」玉露佯訝道。

「妳的表情可以再誠懇一點嗎？」她是這樣教她的嗎？教了多久了，還假得這麼虛偽。明知道她不說話是在發呆兼想法子逃出生天，幹麼酸她，真是愈來愈沒大沒小了。

「小姐，我盡力了。」玉露一臉很認真的表情。

談瑞秋忍不住歎氣了，感到萬分挫敗。不能說朽木不可雕也，但玉露就是這種想彎也彎不了的直性子，也就是因為玉露夠硬直，她才能放心地將她收為心腹，兩人之間沒有半點祕密。

思忖了下，她才低聲道：「玉露，這幾天我肯定會被盯得死緊，妳要是得空，看能不能先出王府，替我到李家牙行跟李二爺說一聲。」

她是個非常有遠見的人，尤其是身處在談家後院那種水深火熱的煉獄之地，不早點替自己打算都不成。於是乎，她一直努力地存下月例，再把月例拿去收買守後門的婆子，讓她溜出府尋找出路。

就在年初時，她看中了京裡的李家牙行，認為這是門可以買賣的生意，於是毛遂自薦，希望牙郎可以引見老闆與她見面。牙郎不肯，可她偏就是得老天眷顧，眼看著就快要被牙郎給趕出牙行外時，恰巧牙行的老闆李二爺來了。

李二爺一見到她，雙眼一亮，一副想將她生吞活剝的表情，教她心底暗暗顫了下，懷疑自己扮了男裝都還遮掩不了天生麗質的美顏，偏又遇上了好女色的奶油桃花老闆，正考慮要不要落跑時，卻發覺那人身後跟著幾個同樣扮男裝的小姑娘，再見他談吐自然，且對她的想法有興趣時，她想，偶爾被用眼神意淫一下是勉強可以忍受的。

不管怎樣，她從此搭上了李二爺這條線，用她的行銷手法教他如何炒高各類商品的價格，她再從中抽取佣金。

本想賺夠了錢，往後要是被安排嫁人什麼的，手邊有份家底心裡就不慌，誰知道錢都還沒存夠，她就被趕鴨子上架，代嫁而來。

「小姐，那是不可能的。」玉露很中肯地道出她的看法。

談瑞秋恨恨地瞪她一眼。「妳為什麼連敷衍我一下都不肯？」給她一點希望不成嗎？難道不知道她現在最缺的就是希望？

她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逃出王府，投靠李二爺！就算李二爺有著古怪癖好，但至少他是個懂得賞識她的君子。她這個現代人穿來這兒，已經被打壓地認清了女子卑微的身分，但她骨子裡可不認分。

能逃，她絕不留。

「小姐，妳還未出閣前我就踏不出府了，更遑論現在。」玉露邊說邊注意著門外的動靜，確定門外沒人伸長耳朵，她才又道：「因為七王爺的關係，王府裡佈了重兵也有御醫待命，出入都要令牌，我要怎麼離開王府？」

「……不是說七王爺是在戰前受傷的嗎？」她疑惑地問。

擺出這陣仗，會讓人很懷疑七王爺的處境耶。

「是啊，我聽老爺說過，七王爺被送回京前就昏迷了，王府裡的重兵……也許是原本就有的。」

談瑞秋卻不信這說法。一般而言，王府會佈兵，通常都是一隊侍衛，哪裡需要用到重兵，除非，有人要七王爺的命。

這雖然是個令人討厭的消息，但也許會是個契機。好比，七王爺遭襲而死，她就逃過死劫，又或者是王府遭襲，她就能趁亂逃出王府……想到此，她偷偷地雙手合十，祈求王府遭襲，讓她快快逃出王府就好。

「小姐，妳的眼皮快睜不開了，該睡了。」玉露好心地提醒她。

談瑞秋強撐著如灌鉛般沉重的眼皮，想了一會，決定放棄。

管他的，船到橋頭自然直，她快累死了，腦袋都快糊了，哪裡能想到什麼好法子，橫豎先睡了再說！

到底是哪個混蛋說船到橋頭自然直的？難道就不知道船到了橋頭也有可能撞碼頭的嗎？

「輕點、輕點，我的頭髮快被妳扯掉了。」談瑞秋低聲哀叫著。

「小姐，妳不能怪我，我從一刻前就開始叫妳了，誰知道妳怎麼都叫不醒，人家王府的嬪嬪和管事娘子都在外頭候著了，妳以為妳能讓人久候嗎？」玉露沒好氣地說著，加快手上的動作，一氣呵成地盤了個牡丹髻，綴上一對捻金絲鳳頭金步搖和幾對簪花。

「好了，夠了，不要把我的頭髮當針山不成？」談瑞秋快手地阻止玉露企圖在她頭上插花。已經夠金光閃閃了，再插下去，她怕她的眼睛會瞎掉。

「小姐，妳現在的身分是王妃。」

「假的。」所以不需要穿金戴銀搏門面。

玉露本想再說什麼，但外頭已經響起文嬪嬪的催促聲，她應了聲後，趕緊扶著談瑞秋起身，替她整了整身上桃紅色繡流金月季長衫和同色百片裙，最後拿了條軟煙羅將她的臉蒙得只剩一雙眼。

「怎會是拿煙羅，沒別的紗羅了嗎？」談瑞秋小聲抗議著。

這是糊窗當帳子的，拿來遮臉……她有這麼見不得人嗎？

「文嬪嬪說，這樣比較瞧不清臉。」

「乾脆拿張面具，妳覺得如何？」她訕訕地道。

玉露想了下，「對耶！」

談瑞秋一雙黑白分明的水眸像是要噴火似的，要不是雙手掛了金玉鐲子太重，她真的想往她頭上巴下去。

適巧，文嬪嬪又在外頭問了聲，她便拉著玉露踏過花罩，來到臥房邊的小花廳，坐妥後便讓玉露去開門。

門一開，談瑞秋才發覺外頭的陣仗遠超乎她的想像，她原以為只是府裡的嬪嬪和管事娘子前來，豈料就連兩個側妃都來了，莫怪文嬪嬪急了，三番兩次在門外催促著。

「老婆子給王妃娘娘請安。」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年約四十上下，面容猶見清麗的婦人，髮上只有一支白玉簪，身穿藕色交領襦衫，衫襖精繡如意雲團，外頭罩了件鴉綠色對襟繡邊褙子，福身時裙擺衣身不動，姿態優雅，起身後秀麗卻藏著銳光的眸子，不卑不亢地望著談瑞秋。

談瑞秋直睇著她，不知為何竟對她生出一股熟悉，像是在哪見過她，卻怎麼也想不起來，想得出神，還是玉露伸腳踢了下椅子，才讓她回過神，刻意壓低了聲音，揚笑道：「蘇嬪嬪不需多禮。」

蘇嬪嬪直睇著她，心想她雖是剛進府，對於府裡的下人似乎已經有些底了。她朝後頭招了招手，走來一位身穿天青色繡銀絲團花交領襦衫的姑娘，斂容端凝地朝她福了福身。「見過王妃娘娘，奴婢是王府的管事娘子胡氏。」

談瑞秋朝她微頷首。聽說府裡的下人大多是幾年前從宮中跟著七王爺離宮立府的，尤其是蘇嬪嬪，原本還是宮中女官，而這位管事娘子也是蘇嬪嬪親自挑的，出宮後嫁給了七王爺府上的莊子管事。

這些消息都是她出閣前文嬪嬪在她耳旁叨唸的。

聽著蘇嬪嬪一一介紹著王府裡幾個管事的嬪嬪和娘子，談瑞秋不禁偷覷一眼站在門邊的文嬪嬪和王嬪嬪，兩人面容都極為和氣，低聲與人打著招呼，接著不著痕跡地掃向被冷落在門外的兩位側妃。

嗯……她也覺得有點奇怪，照道理說，蘇嬪嬪該是讓兩位身分尊貴的側妃先進門才是。

正忖著，外頭突地響起一個洪亮的嗓門，喊道：「我說蘇嬪嬪，就算要讓王妃娘娘熟悉府裡上下，也犯不著急於一時，側妃娘娘身子金貴，外頭的日頭毒辣，怎麼好讓側妃娘娘一直站在外頭候著？」

談瑞秋抬眼望去，就見是某位側妃身邊的婆子揚著和氣生財的笑，用字卻是犀利得很。

就見蘇嬪嬪微抬眼，神色不變地道：「孟夫人身子金貴，還請孟夫人先回院落，要是身子有個萬一，老婆子擔待不起。」

「我說蘇嬪嬪是宮裡來的，怎會一點規矩都不懂，稱呼咱們側妃娘娘為夫人呢？」那婆子眉頭一擰，老臉當場刷了下來。「咱們側妃娘娘可是皇上指給七王爺的。」

「陳嬪嬪，祖宗有訓，除了正妃，其餘皆為妾，要稱側妃，得先有封號，王爺未封，何來的側妃之說？」見陳嬪嬪臉色黑得像被雷劈中，蘇嬪嬪沒事人般地道：

「要是陳嬪嬪不信，老婆子可以親自走一趟宗人府，取來玉牒讓陳嬪嬪瞧瞧。」蘇嬪嬪一點顏面都不給，陳嬪嬪的臉色瞬間變了好幾款，最終只能抿著嘴不語，就怕說得更多，招來更多訕笑。

談瑞秋算是開了眼界，打從心底佩服這位前任宮中女官。

蘇嬪嬪說的也沒錯，就如皇上也是這般比照辦理的，想成為妃，得要賜封號才成，未有封號，當然是稱喚夫人，不過一般而言，由於她們的身分尊貴，加上是皇上指婚，自然是側妃無誤。

尤其這位孟夫人來歷不小，老爹是當朝的次輔，孟家族人在朝中為官的也不少，這些想必蘇嬪嬪比她更清楚，但蘇嬪嬪態度依舊強硬，絲毫不讓，嘴上一點便宜都不給，還當場打臉，就不知道是不是這位孟夫人曾經得罪過蘇嬪嬪了。

等蘇嬪嬪確實地將府裡管事的嬪嬪娘子介紹完畢後，瞧外頭兩位夫人都還候著，便差人把兩位夫人給請進花廳。

「妹妹給姊姊請安。」孟寄蘭搶在另一位夫人之前開口，上下不住地打量著談瑞秋，嘴角微掀了下，滿是輕蔑。「怎麼姊姊臉上罩著軟煙羅，是臉壞了見不得人，還是習慣拿帳子當帷帽？」

談瑞秋嘴角抖了兩下，對眼前的叫陣還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。一來，她和嬪嬪們的彩排沒提到側妃會出場，二來，被一個年歲比自己大的人喚作姊姊，再加上直截了當的無禮質疑，實在是讓人對這王府的前景未來感到悲觀。

「孟夫人，依禮，王妃娘娘為正室，妳不過是個妾，豈能過問主子之事，更別說用詞如此輕佻？」蘇嬪嬪不慍不火地說著，教談瑞秋忍不住地朝她投射欽佩的目光。

「我要是個妾，至少也是半個主子，妳也不過是個奴婢，主子們說話何時輪到妳這老東西插嘴！」孟寄蘭這是新仇舊恨一併算，老早就瞧蘇嬪嬪不對眼，三番兩次遭蘇嬪嬪羞辱，要她怎麼吞得下這口氣。

蘇嬪嬪正要啟口，談瑞秋已經搶白。「孟夫人既清楚自己不過是半個主子，就該有半個主子的分寸，蘇嬪嬪是宮中女官，是不是奴婢，不是妳一句話說了算的，身為官家嫡女千金，妳太失儀了。」

蘇嬪嬪聞言眼中詫異一閃而逝，而談瑞秋一出口便恨不得咬斷自己的舌頭。

瞧瞧她這是在做什麼！她不過是個過場客串的，還真端起架子教訓人了……她為人最講求和平共處，可今天卻主動嗆了人，她想，都怪她沒睡飽，腦袋不清楚。

「妳！」

「寄蘭，夠了，妳今天已經夠失態了。」另一位沉默許久的夫人鞏雲栽輕聲阻止著。

「我的事妳管得著嘛妳！」話落，孟寄蘭氣呼呼地轉頭就走，後頭跟著十幾個婆子丫鬟，陣仗頗壯觀。

談瑞秋眼角餘光注意到蘇嬤嬤的臉色一沉，似乎對孟寄蘭的態度極不滿意，甚至暗藏著某種惱怒，她把這事偷偷地記下，往後要是遭到孟寄蘭的惡意欺負，她想找蘇嬤嬤是再好不過的選擇。

突然椅腳又被踢了下，談瑞秋真想跟玉露說下次別踢這麼大力，動作這麼大，誰會不知道她在做什麼？暗吸口氣，她把目光移到鞏雲栽臉上，不禁讚歎她真真是個美人胚子，如果說孟寄蘭烈豔如朝陽，鞏雲栽就是嫵雅似霽月，兩人的臉蛋都是無可挑剔的秀妍若畫，只是前者的劣質氣韻多少還是折損了美貌。

「妾身閨名雲栽，給姊姊見禮。」鞏雲栽態度落落大方，完全是千金閨秀的作派，與孟寄蘭相較，可以說是雲泥之差了。

「鞏妹妹客氣了。」說著，便從腕上摘下兩只翡翠玉鐲給她。「這是我給妹妹的見面禮，還請妹妹別嫌棄。」

她兩隻手總共戴了六只玉鐲，照文嬤嬤的意思，該分別給她們兩個一對，可惜孟寄蘭提早走人，她還多了兩只玉鐲，不知道能不能先藏著，改天充作離府後的盤纏？這玉鐲也值個幾十兩的，當盤纏很好用。

「多謝姊姊。」鞏雲栽也沒客氣，讓丫鬟收了下去。

認親大會至此，談瑞秋想彼此都不熟，也不急於一時的開始聯絡感情，根據文嬤嬤的指示，這時候也差不多該告一段落，就地解散了。

然而，不等她開口，鞏雲栽便自動提了話，語氣溫婉，但直切重點的問：「姊姊怎會蒙著臉？」

談瑞秋無聲歎了口氣。她想，這個問題只要是這府裡的人應該都很想問，只是鞏雲栽還沒等到散場問起罷了。

「出閣前不小心撞傷了，還未痊癒，所以便先蒙著臉。」這是文嬤嬤交代的，但她不得不說這招真的很不高明，顯然文嬤嬤沒料想到七王爺會醒得這麼早，也沒想到府裡的人會要她出面主持大局，硬把她請出閨房外見這麼多人。

「這麼巧就傷到了臉？」鞏雲栽神色淡淡的，眉眼透著關切。

談瑞秋笑了笑，微微撩起了袖角，讓身旁幾人都瞧見她手腕上的瘀傷。「不止呢，手腳也受了傷，不過都是小傷，褪了瘀就沒事了。」反正後頭該怎麼應對交給文嬤嬤去傷腦筋，她只負責暫時鎮住場子。

不過，這鞏雲栽也不像表面看起來的溫順……看似關切，卻處處試探，這年代似乎不管走到哪，女人都習慣為難女人。

「原來如此。」鞏雲栽狀似溫婉地應答著。「一會差人給姊姊送瓶宮中的玉瓷膏，那可是專治瘀傷的。」

「先謝過妹妹了。」談瑞秋笑了笑，用一雙如彎月的水眸目送她離開，自個兒也準備要退場時，卻見胡娘子和蘇嬤嬤一直盯著自己。「……怎麼了？」

不會真要拉掉她臉上的軟煙羅，查看她說詞的真偽吧？她不過隨便說說，不需要這麼認真啊。

站在門外的文嬪嬪見狀況有異，趕緊走到談瑞秋身邊。「蘇嬪嬪，我家小姐剛進府什麼都不懂，要是哪兒不妥，還請蘇嬪嬪提點一聲。」

「沒事。」蘇嬪嬪淡聲說著，看著談瑞秋的眼神卻是五味雜陳，談瑞秋是怎麼也參不透她的想法。「王妃剛進府，許多規矩都不熟悉，明兒個再與王妃細談，至於王爺的傷勢有御醫伺候著，該是不成問題，其餘小事老婆子會處理，再慢慢地教導王妃娘娘主持中饋。」

「有勞蘇嬪嬪了。」文嬪嬪大喜道。

談瑞秋聽完，暗鬆口氣，她總算是過了關，可以回房歇息了，幸運點還能睡場回籠覺呢。

蘇嬪嬪微頷首，瞧著談瑞秋在丫鬟的攙扶下回內室，望著那背影她不禁有些怔忡，直到胡娘子親熱地挽著她的手。

「真巧呢。」胡娘子歎了口氣道。

「是啊，真巧。」替她出口氣的相近性情，同樣擁有掌心紅痣……這剛新進門的王妃對王爺來說，也許是個轉機。不過，眼前——「月盈，讓人盯著孟夫人，別讓她做出任何出格的事。」

「不用嬪嬪交代，這事我曉得該怎麼做的。」胡娘子更用力地歎了口氣，就盼在王爺醒來之際，孟夫人不會再開出什麼事來。

就在孟寄蘭砸完了一屋子的瓷盤杯和擺飾古玩後，鞏雲栽踏進了滿目瘡痍的屋子，幾個丫鬟婆子有的忙著收拾善後，有的急著安撫孟寄蘭，直到丫鬟通報鞏雲栽來了，幾個婆子趕忙伺候看坐，差人烹茶。

「妳這是在做什麼？」鞏雲栽說話時透著一股安撫人的細柔，彷彿天生就是這般輕柔沒脾性。

「怎麼，就連妳也來瞧我的笑話了？！」孟寄蘭氣得滿臉通紅，握起的粉拳就要往鞏雲栽身上招呼過去。

「瞧妳笑話也犯不著等到這當頭。」鞏雲栽一把拉下她的手，使了個眼色，她帶來的丫鬟隨即會意，笑吟吟地拉著屋裡的幾個丫鬟到外頭。

陳嬪嬪眼色好，一瞧就知道鞏雲栽是為防隔牆有耳，要來開導主子，可不知怎地，打她頭一次見到鞏雲栽，她就下意識地認為鞏雲栽不是什麼秉性淳良之輩，可偏偏她跟主子提了幾次，主子就是不聽。

「鞏側妃，您來得正好，咱們主子正發著脾氣，還要您跟她說說話解解氣。」另一個婆子眼色沒陳嬪嬪的好，一見鞏雲栽有意撤下房裡的人，說了幾句討好的話，便自動自發地掀簾出去。

陳嬪嬪眼皮抽了兩下，張了張口，但想主子聽不進自己的話，便悻悻然地跟著退到門外候著。

「瞧妳氣的，這是何苦呢？蘇嬪嬪是照料七王爺的女官，二十多年的感情，妳怎麼鬥得過。」待人都離開了房裡，鞏雲栽才徐聲說著。

「可我就瞧她不順眼，不過就是個宮女，有什麼大不了的？今兒個還故意在王妃面前給我難看，將我貶得這般低，妳要我怎麼吞得下這口氣？」

鞏雲栽搖了搖頭，伸手替她扶正髮上的釵。「吞不下也得吞，妳進了王府，就是王爺的人，何必跟個老奴置氣？她還能有幾年好光景，妳忍忍也不過就這幾年，眼前重要的……反倒是王妃。」

孟寄蘭輕蔑地撇了撇唇。「不過是個四品官的女兒，我壓根沒放在眼裡。」

「妳沒放在眼裡，人家可是擱在心底，要不是她們互通一氣了，今兒個怎會給妳難堪？」

「她倆？」

「人家有的是手段，身段軟嘴巴甜，容易討好人，哪像妳是個爆炭。」鞏雲栽替她取來茶水，兩人坐在一塊細細品茗。「依我看，這個王妃不是個簡單人物，我勸妳提早防備著，可別著了人家的道。」

「她能有什麼了得？」孟寄蘭打從心底不信，卻被她說得動搖。

「妳走得快，沒聽見王妃說她臉上有傷才蒙了臉，還掀起袖子露出手腕上的傷，妳不覺得古怪嗎？」

「她身上的傷關我什麼事？」

「是不關咱們的事，但一個即將出閣的姑娘家怎會把臉和手腳都給磕出瘀來，況且還是嫁進王府，哪可能讓她遭了半點傷？」她沒好氣地睨她一眼。

孟寄蘭想了想。「難道她領了家法不成？」

鞏雲栽笑了笑，順著話意道：「去查查談家不就知曉了。」

「對耶，我差人去談家探探口風，不管查到什麼，都能對付她，誰要她夥同老婆子欺負我。」

「那就是了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妳呀沒點心眼，要怎麼在這王府裡生存下去。」鞏雲栽輕點著她的鼻頭，還親自拿著手絹替她拭著額上的薄汗。「不過我得提點妳，要對付王妃，倒不如對付談家還比較容易些，而且不留把柄，談家要是沒了，王妃哪還有底氣，對不？」

「我知道了，查遍她祖宗八代，總會給我查出一些蛛絲馬跡的。」

「這就對了。」她讚許似地拍拍她的手。「給妳開窗子，省得天熱得妳直冒汗。」鞏雲栽起身推開了窗，讓房裡透點氣，卻沒瞧見一個小丫鬟低著頭，躲在窗台底下，確定鞏雲栽離開了窗邊，她才趕忙朝主屋的方向跑去。

快步來到主屋寢房外，靜靜地站在廊階下候著，一會胡娘子從長廊轉折走來，讓跟在後方的丫鬟先將湯藥送進寢房裡，才下了階。

小丫鬟連忙上前附在她耳邊低語了一番，就見她神色不變地點了點頭，噙著溫和的笑道：「春荷，今兒個天氣熱了，廚房弄了些冰鎮酸梅湯，妳去喝點，可別熱著了。」

「多謝胡娘子。」名喚春荷的丫鬟樂得直往廚房走去。

胡娘子垂睫忖了下，便走回長廊，正要進寢房，聽見裡頭傳來七王爺秦文略沙啞的聲嗓問著「芸娘不是已經去了多年了？」胡娘子驀地頓住了欲推房門的手，秀眉微微皺起。

「是快一年，王爺，你……別將老婆子給嚇壞了，王爺。」蘇嬾嬾嗓音難掩悲傷，細碎哽咽著。

「一年……可為何我老覺得我已經過了一輩子？孩子呢，她不是留了兩個孩子給我？」他還記得那兩個孩子名喚懷安和唯安的。

「王爺……」面對秦文略恍惚的神情，蘇嬾嬾強咬住顫抖的唇，忍住眸底打轉的淚，啞聲哄著，「王爺先把藥喝了，咱們再繼續聊，王爺的身子要緊，否則如何再談其他。」

胡娘子站在門外，緩緩地放下了手，黑眸噙著痛楚。

第二章 與側室戰爭開打

空氣中瀰漫著一股刻意壓抑的氣息。

雖說兩位嬾嬾的表現如往常般無懈可擊，但她就是能感覺到文嬾嬾的心不在焉和王嬾嬾的若有所思。

是因為蘇嬾嬾撥了四個婆子六個丫鬟給她，再加上這幾天開始將王府後宅的錢權放給她，所以讓兩位嬾嬾不滿？

但，似乎又不怎麼合理。

談瑞秋垂睫思索著，臉卻被一再地抬高，教她不禁瞪著玉露。「妳到底是把我的臉當成什麼了？泥瓦匠要塗牆也沒用這麼厚的粉。」

不是她要說，反正都要蒙臉才能見人，何必還給她上妝？上妝也就算了，為什麼要把她畫得跟藝妓沒兩樣，到底是想嚇誰？

「文嬾嬾交代的。」玉露無奈地道。

「噯？」談瑞秋頓了下，脫口問：「不讓我蒙臉了？」

「小姐，妳怎麼知道？」玉露忍不住露出崇拜的眼神。

談瑞秋雙手一攤，一臉驕傲地道：「不是我聰明，是妳不夠聰明。」這麼點小事用腳趾頭就想得通。

當初是她說臉受傷，人家蘇嬾嬾和鞏雲栽都送來了去瘀的良藥，幾天過去，要是臉傷再不好，實在是說不過去。但要露臉，風險實在太大，就怕到時候李代桃僵時，會教人看出破綻，畢竟她和談三再怎麼相像，也終究是幾分罷了。

要是這事被揭穿，欺君大罪往談家頭頂一扣，那就準備滿門抄斬吧。

於是乎，把她抹得不像個人，屆時談三進門，也就不會被看出端倪。

這種好主意也只有文嬾嬾這種好聰明的人才想得到，真不知道該怎麼誇她了。

「不說了，小姐該到主屋那頭了。」玉露悻悻然地說著，收拾著梳妝台上的首飾匣和月牙梳。

談瑞秋看著鏡中的自己，無奈地垂下臉，如果可以，她真不想頂著這張臉踏出門……藝妓臉上的粉也沒塗得她厚呀。

很丟臉，真的很丟臉……

玉露收拾完畢，見她還坐在椅上，正要催促時，文嬤嬤已經推了門走進來。

「文嬤嬤。」玉露乖巧地欠了欠身。

文嬤嬤走到談瑞秋身後，看著她鏡中的臉，頗滿意地點了點頭，思緒像是頓了下，才展笑道：「小姐待會是要到主屋那頭去吧？」

談瑞秋抿了抿唇，回頭握著文嬤嬤的手，一臉委屈地道：「是啊，嬤嬤呀，該怎麼辦，蘇嬤嬤一直將府裡的事丟給我，再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呀。」最好想個法子讓她禁足在屋裡，她真的不想頂著藝妓臉外出！

文嬤嬤神色變了變，終究還是帶著溫和的笑容道：「這是蘇嬤嬤瞧得起小姐，小姐也得趁這當頭替三小姐掌穩了權，不能將中饋交給了其他兩位夫人。」

所以，她真的要頂這張臉去見人？！談瑞秋內心悲泣著，臉上也跟著愁雲慘霧起來。「嬤嬤，能幫上三姊姊的忙，我自然是願意的，可我跟三姊姊再怎麼相似還是有限的，在府裡見的人多了，難保往後不會出紕漏。」

「不會的，玉露今兒個替小姐上妝上得極好，往後三小姐進了府，只上薄妝，不會教人看出端倪的。」

所以，她真的非得出門自取其辱？！喔……太狠了，這招真的是太狠了，她都想哭了！談瑞秋悲憤歸悲憤，但還是不忘觀察文嬤嬤的神情變化，果真又瞧見她有些心不在焉。

這可奇了，到底有什麼事能教文嬤嬤不斷走神，光是今早到現在，她就瞧見三次了，肯定大有文章。

「文嬤嬤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她柔聲試探著。

文嬤嬤瞅著她，思量半晌，歎了口氣終究說了。「昨兒個晚上，聽雨被打殘了。」玉露嚇得不輕，細長眸子都快要瞪成銅鈴狀。

「……嗟？誰打的？」談瑞秋慢了半拍才忙追問著。

雖說她對聽雨和數雨這兩個丫頭沒啥好感，且她倆對她也不怎麼尊敬，但兩人好歹是掛在她名下的，就算要動她倆，也要知會她一聲吧。

「胡娘子差府裡的粗使婆子打的。」

一聽說是胡娘子，談瑞秋眉頭都快打結了。「可是胡娘子不會無端端如此行事的，聽雨到底做了什麼？」胡娘子行事應對進退都得體，就算聽雨犯了錯要處置，也會差人知會她再動刑的。

文嬤嬤的老臉上又是羞憤又是無奈。「聽說是王爺的意思。」

談瑞秋眨了眨眼，腦筋快速轉著，想將聽雨被打和王爺的意思串聯在一起，但這話題實在跳得有點快，她有些跟不上。

「聽說聽雨昨晚收買了個丫鬟，端藥進寢屋伺候王爺，想要趁機爬上王爺的床，結果王爺動怒，於是就……」話到最後，文嬤嬤已經羞惱得說不出話了。「後來那丫頭被丟在後院，我讓人去抬回來，但也就不管了，現正擱在僕屋裡，能活就活，活不得就送出府埋了，省得敗壞咱們談家的名聲。」

談瑞秋壓根沒聽清楚文嬤嬤怎麼處置聽雨，她還處在聽雨爬上王爺的床這重大事件的震驚裡。

天啊，她在談家只聽過談家兄長爬上丫鬟的床，還沒聽過有丫鬟會自動跳上男人的床……就算聽雨想豁出去替自己搏個名分，好歹也等人家王爺傷勢再好些吧！有這麼等不及嗎？

她昨兒個才聽蘇嬤嬤說，王爺才只能勉強坐起身……她靈光一閃，推算出最卑劣的情況——聽雨根本就是想對王爺用強！趁著王爺身子不便，無法反抗之際，把他推倒在床，生米硬是煮成熟飯……天，聽雨會不會賭太大了點？

「那個死丫頭也不想三小姐要她陪嫁的用意，竟然膽大包天地爬上王爺的床……就算被打死在王府裡，我也不會吭一聲，可眼前就怕這樁事會教蘇嬤嬤和王爺對小姐生出埋怨。」文嬤嬤邊說邊小心翼翼地打探著她。

談瑞秋傻愣愣地回頭，輕點了點頭，算是明白文嬤嬤為何老是心不在焉了。「嬤嬤別擔心，這事我再想想，屆時絕不會害了三姊姊的。」

說白一點，文嬤嬤是擔心聽雨的事敗壞了談三的名聲，要是在府裡沒有王爺和蘇嬤嬤當靠山，談三這個王妃恐怕會成了空殼，往後只能任人掐扁揉圓，所以現在需要她先替談三鋪路，把這事給圓了過去。

這有什麼好圓的，攤開來說便是，至於王爺心底怎麼想，那可不關她的事，倒是她不希望蘇嬤嬤誤會是她要聽雨爬上王爺的床，企圖挑戰王府的規矩。

等文嬤嬤又囑咐了幾句，談瑞秋便帶著玉露和蘇嬤嬤撥給她的其中兩位丫鬟朝主屋而去。

路上，玉露向前一步，低著聲說：「小姐，聽雨姊姊不是那種人。」

談瑞秋愣了下，低聲問：「妳確定？」

「嗯，雖然聽雨姊姊的眼睛是長在頭頂上，可是她是真心把三小姐當主子的，絕不可能做出這種事。」

談瑞秋微眯起眼。雖說玉露行事不怎麼牢靠，但玉露在談府裡向來吃得開，一個傻樣子，誰都不會防她，自然能將一些她少接觸的人看得更透澈，換言之，聽雨這事恐怕不是出於自願，而是有人摻和其中。

……怎麼她人緣這麼差，才剛進府就有人急著對付她？

忍不住的，談瑞秋又歎氣了，又趕忙將歎出去的氣給吸回來。不能歎不能歎，再歎下去，她的福氣可是要跑光光了。

可是，當她一來到主屋時，別說歎氣，她都想哭了。

「蘇嬤嬤。」她用往常刻意壓低的聲音喊著，徹底漠視一票或受到驚嚇或低頭抿笑的目光，她可以發誓，剛剛她走來時，蘇嬤嬤被她結實地嚇了一跳。

好衝擊……太衝擊了，到底要她怎麼活？！

「王妃娘娘。」蘇嬤嬤收斂神色，恭敬地喊著，一票下人也跟著喊，當然兩個夫人身邊的丫鬟婆子只是作了作樣子，但她並不在意，她在意的是往後的日子她必須頂著藝妓臉見人，她就覺得日子難過。

「怎麼這麼多人聚在這兒？」談瑞秋努力地用以往的姿態詢問，當作不知自己臉上的妝有多娛樂其他人。

「這……」

「唉呀，這誰呀，誰家的戲子粉都不用錢，塗成這德性，嚇人嗎？」

蘇嬾嬾猶豫未言，談瑞秋左手邊響起了孟寄蘭鄙夷的冷諷。

「孟妹妹，我是王府的王妃，粉自然要錢，但臉上的疤未癒，只好多塗點粉遮掩，嚇著妳了真是對不住。」談瑞秋嫵嫵婷婷的回頭，皮笑肉不笑地道。

「原來是姊姊，妹妹說錯話了，真是該打。」

見她那欠揍的嘴臉，徹底地激起她揍人的慾望，如果真能動手，不知該有多好。不過她是個追求世界和平的文明人，不會跟個刁蠻又不懂人間疾苦的孩子一般見識的，免得和她同一個水準。

轉過身，不再理她，談瑞秋問著蘇嬾嬾，「王爺怎麼了嗎？」蘇嬾嬾早說過，王爺養傷，所以不讓兩位夫人進主屋，甚至連下人人數都有所管制的，可偏偏今兒個一早就熱鬧非凡。

「只要姊姊的丫鬟別老想爬上王爺的床，王爺自然是好得不能再好。」談瑞秋不理人，孟寄蘭就偏要招惹她，而且話語如刀的就往她的心窩插。

談瑞秋勾起了唇角。「這事有點蹊蹺。」

「蹊蹺在哪呢？」

望著孟寄蘭那張欠修理的美顏，談瑞秋笑得萬分愉悅，道：「一早我去見過聽雨了，那丫頭狀似神智不清，連我是誰都認不得，適巧我身邊有位經驗老道的嬾嬾，一見便說聽雨那丫頭是被下了藥。」她仔細地觀察著孟寄蘭，就在她說到最後一句時，瞧見孟寄蘭那黑潤潤的眸閃動了下。

還真是她呢，一肚子壞水欠教訓的丫頭！

她不過是聽了玉露的話，稍稍加了自己的意思試探，沒想到還真是這麼一回事，回頭找個時間去探探聽雨，哪怕找不到任何證據，但至少心裡有個底總是好，省得哪日怎麼被整死的都不知道。

「唉呀，姊姊那兒的嬾嬾這般了得，一看便知道丫鬟被下了藥，談府該不會正時興用藥吧？」孟寄蘭不甘示弱地反唇相譏。

「孟夫人！」蘇嬾嬾看不過去，出言喝止。

談瑞秋微抬手，笑吟吟地道：「妹妹，我談府裡的姊妹眾多，且個個貌美如花，為保護姊妹們，嬾嬾總是要教導府內姑娘如何自保，如何避禍，省得他日遭殃，倒是妹妹怎會如此猜想，莫不是孟府裡正時興，才教妹妹有此聯想吧？」

「妳！」孟寄蘭幾次嘴上討不到便宜，怒聲斥道：「依我瞧，妳不過是推諉罷了，分明就是妳要妳的丫鬟爬上王爺的床，如今倒還敢把錯都怪到旁人頭上了，妳到底知不知恥？！」

「自然是知恥才要徹查此事。」談瑞秋目光微移。「嬾嬾，能夠差人查清楚昨兒個我那丫鬟好端端的怎會進了主屋，又是代替哪個丫鬟端藥，在那之前她是否與誰碰頭又喝了吃了什麼？」

「好姊姊說的真是好聽，昨兒個的事拖到了今日還想查出什麼？妳何不就大方承認根本就是妳——」

話未盡，談瑞秋目光狠厲瞪去，教她不由得打了個顫，忘了底下要說什麼。

談瑞秋頂著一張大白臉，卻遮掩不了那雙能適時展露威儀的眸子，遮掩不了她與生俱來的千金氣勢。

在未穿來這兒前，她也是個富家千金，見識過太多貪婪惡劣的人性，為了守住安氏集團，她周旋在股東與客戶之間，多少的爾虞我詐都沒被打倒，眼前這個不過是個未滿二十的黃毛丫頭，也敢在她面前放肆！

「妹妹怎會認為昨兒個的事拖到今日就查不出什麼，是被毀屍了被滅跡了？難道妳不知道，這事就算妳不知，我不知，可天知，地知！」她一步步逼近孟寄蘭，斂笑的冷凝眸子噙著肅殺氣息。「只要肯查絕對查得出蛛絲馬跡，所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，這道理，妹妹懂的吧？」

孟寄蘭臉色蒼白地瞪著她，小嘴張了張，卻不知道要說什麼，直覺得眼前的她像是換了個人，凌厲銳利，教人莫名的驚懼起來。

談瑞秋又突地揚笑，一身利刺褪去，溫和得猶如春寒乍現的煦光，親熱地挽著孟寄蘭的手，眉眼彎彎地道：「所以這事妹妹得幫我才能，咱們得把這事查個清楚，屆時的功勞算妳一份。」

孟寄蘭傻眼地看著她，還回不過神，倒是月亮門那頭有丫鬟跑來稟報，「蘇嬪嬪，寬王太妃的馬車停在王府外，差人通報說要探視王爺。」

蘇嬪嬪眉頭微微一揚，還未應答，便見孟寄蘭神色一改，威風神氣了，拉開了談瑞秋的手，回頭便斥道：「還杵在那兒做什麼，還不快將太妃給迎進府來。」彷彿她才是當家主母。

寬王算來是七王爺的堂兄，邑地在京城南邊的寬州，離京城並不算遠，行車的話約莫是三四天的路程。

照道理說，七王爺領旨養傷是滿城皆知，就算寬王太妃是外地來的，想探視也該事先差人遞帖，哪有直接殺到王府的作法？偷偷覷了蘇嬪嬪的臉色，印證了她的猜想，蘇嬪嬪非但不歡迎，甚至擺明了跟這人不熟。

這可有趣了，蘇嬪嬪要是不熟，王爺肯定也不熟，人家卻特地跑來探視，真不知道承的是哪份情。

不過人都來了，太妃的輩分又高，總不好拒人於外吧，就見這個孟妹妹可是很親熱地挽著人進了主屋大廳，嗯……她雖是養在深閨，不知世事，但光看這行徑就知道內有蹊蹺。

但她又能怎麼著，行了該行之禮，等著見招拆招唄。

談瑞秋端坐在主位上，冷眼看著孟寄蘭挽著寬王太妃親熱地噓寒問暖，正忖著自己何時可以離席時，便聽見蘇嬪嬪用只有她聽得見的氣音道：「寬王太妃是孟夫人的姨母。」

談瑞秋神色不變，立馬意會了過來。

嗯，用最白話的方式來說，今兒個是孟妹妹帶了家人來給她下馬威就是了。既是如此，她還待在這裡做什麼，該走人了。

「今年皇上龍心大悅，中秋大開宮宴，皇都附近的皇親全都被召進宮，我趁這機會拐過來瞧瞧妳，想說中秋帶著妳一併進宮見駕，不管怎樣，總是兒媳，總得正式地見見公婆。」

寬王太妃這話一說，談瑞秋腳動了動，只能無奈地等炮火燒到自個兒身上。

「姨母，人家又沒有命婦禮衣，怎好隨隨便便進宮？」孟寄蘭愛嬌地挽著寬王太妃的手臂，一雙眼直往她身上招呼過來。

談瑞秋低頭喝著茶，當沒瞧見。

皇室講究規矩，向來是正主才有腰牌和命婦禮衣，舉凡宮中有宴，自然是由她隨王爺進宮，當然要是中宮召見，冠服另賜，抑或者是由王爺賜號，站穩了側王妃的身分，那就另當別論。

「這是怎麼著，妳都進了王府三年了，怎麼連套禮衣都無？難不成要妳穿著這寒儉常服進宮？」

談瑞秋繼續喝茶，繼續充耳不聞。反正她剛才問安時，人家也不怎麼睬她，現在人家問話又沒指名道姓，她何必對號入座？而且那是王爺的事，跟她一點關係都沒有，別奢望她去騷擾身子未癒的七王爺。

沒人接話，寬王太妃臉色難看，低聲道：「我說蘇嬪嬪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這事總得給點說法。」

「回太妃的話，王爺迎了夫人沒多久，王爺就掌了五軍營，軍務繁忙，南奔北跑的，直到去年動身充援邊境，今年才回來，而太妃也該知道，王爺昏迷了大半年，若非皇上賜婚沖喜，說不準到今日都還醒不得，如今王爺還在養傷，想要王爺賜號，也得等王爺傷癒才好。」蘇嬪嬪不卑不亢地說著，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。

「說那什麼話，寄蘭嫁進王府已經三年了，連個賜號都沒有，這傳出去還要不要做人？」

談瑞秋繼續當縮頭烏龜，左耳進右耳出。不過說真的，既然都知道孟寄蘭嫁來三年了，真要求賜號的話早該來了，既然這三年都沒來，那就代表她很清楚說了也沒用，而眼前挑這時間來，嗯……應該是替孟寄蘭撐腰，順便刮刮自己和蘇嬪嬪的臉皮，讓孟寄蘭在王府立下一點威信。

但她只能說，真的不是時候呀。

「寬王太妃，王爺還在養傷，老婆子作不得主。」

「怎麼，一句王爺還在養傷，就要把這事算了？難道妳就不能提點一聲？我可不管那些，今兒個妳就非得要給我個交代，讓我瞧瞧妳到底是怎樣的隻手遮天，把王府內院的事都攬在手裡，讓王爺如此冷落我的外甥女！」

談瑞秋垂著長睫，長指輕敲著茶盞，聽蘇嬪嬪平板無波地道。

「太妃，王爺這三年來在王府的時間少得可憐，王爺要賜號，勢必要入宮請恩典，但王爺先前為戰事奔波，如今又因戰事重傷，賜號這一事實在不必急在一時。」

「蘇老婆子，妳不要以為我不知道妳在想什麼，妳分明是因為妳那薄命的姪女沒能成為王爺侍妾，把這仇記到寄蘭身上了！也不想想自個兒是什麼身分，竟然攬掇姪女爬上王爺的床，麻雀也想跳枝當鳳凰，就跟那誰家的丫鬟一樣不知恥，真

不知道那位主子到底是什麼居心，竟讓自個兒的丫鬟和其他側室爭寵。」寬王太妃話到最後還鄙夷地冷笑了聲。

蘇嬪嬪臉色變了變，還未開口，就見談瑞秋已經徐徐起身，揚起完美無瑕的笑臉。

「太妃這麼說可就不妥了，方才我才和孟妹妹提過這事，就說我家那丫鬟是遭人下了藥，府裡正打算要嚴查呢，查出個結果，定會給太妃一個交代。」

「那等下作之事就不必交代了，我倒是想瞧瞧一個宮中的老女官是怎生的有本事，讓姪女蠱惑王爺，放著兩位側室不聞不問……放眼東秦，可從沒聽過王爺側妃入府三年連個賜號都沒有！」

談瑞秋驀地抽出手絹低笑出聲，哪怕寬王太妃那對銅鈴眼瞪大得嚇人，她還是止不住笑意，最終才再三道歉地道：「太妃恕罪，實在是太妃將這罪名強要扣在蘇嬪嬪身上，怎麼也說不過去呀。」

「妳說這話什麼意思？」

「要是照太妃這說法，好似蠱惑王爺的人是蘇嬪嬪而不是其他人等了，可蘇嬪嬪與王爺的年歲怎麼也對不上呀，教我想呀想的，忍不住就笑了。」說不準蘇嬪嬪的年紀還比七王爺的母妃大上不少呢。

蘇嬪嬪聞言，有些莞爾。

寬王太妃臉色忽青忽白，還未開口，孟寄蘭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替姨母爭口氣。

「不懂規矩的東西，竟敢衝撞太妃，還不趕緊跪下！」

談瑞秋揩了揩眼角的淚花，笑意凝在唇角，甚至是眸底眉梢。「妹妹說什麼呢？這哪是衝撞來著，不過是和太妃說笑罷了，還有啊，蘇嬪嬪不知道跟妳說過多少回了，王爺在養傷，喜靜，切勿在主屋附近大聲嚷嚷，怎麼又忘了？」

七王爺的寢房就在大廳旁的次二間，說近不近，說遠不遠，照她們動不動就威嚇命令的說話方式，想把人吵醒也是有可能的。

孟寄蘭咬了咬唇，隨即又向寬王太妃求救。

寬王太妃拍了拍她的手，先是冷哼了聲，皮笑肉不笑地道：「這是怎麼了？這王府何時輪到這老奴作主了？莫不是教養過王爺，真以為自個兒能取代死去的淑妃了？」話到最後，那嗓門大得教談瑞秋覺得刺耳。

「太妃，這不是誰作主，而是王爺領旨養傷，是不允許任何人探視的，今日是破例讓太妃進王府，還請太妃將聲量放小一些，莫驚動了王爺。」真是白目，跟她說靜，她卻非要吵個天翻地覆。

如果可以，她也不想蹚這渾水，可這太妃實在是欺人太甚，半點長者風範皆無，要不是礙於她的身分，早就送客了。

「一個黃毛丫頭，拿著雞毛當令箭，未免太過可笑。」

談瑞秋吸了口氣，正想要開口，大廳側邊上卻傳來沙啞的聲響——

「照太妃的說法，是明指皇上的聖旨是雞毛了不成？」

話落擲地有聲，嚇得寬王太妃瞬間白了臉色，她身旁的孟寄蘭急忙回頭，那表情真是千變萬化，豐富得教談瑞秋不知道該怎麼形容了。

像是景仰歡喜，卻又膽怯懼怕，談瑞秋不禁好奇地順著她的目光打量起來者，就見王府大管事徐賁扶著一名男子，他長髮束起，露出飽滿的額，濃揚的眉下是深陷的眼窩，凝滿殺伐氣息的黑眸俊魅懾人，教她忍不住想，真是天之驕子啊。

身世好、俊顏惑人，又是征戰有功，這人分明是集富貴權勢於一身了，帝王氣勢加上武將特有的威儀，也莫怪孟寄蘭就算懼怕也不肯挪開目光。

是說，他不是傷重得連坐起身都難，怎麼跑出寢房了？敢情真是被寬王太妃的嘶吼聲給震來的。

瞧蘇嬪已經快步上前攙扶，她不禁猶豫自己該不該跟風。

唉，麻煩事，這能不碰頭是最好的，偏偏今天就是撞上了。

「七王爺別誤會，我也不過是說說罷了。」寬王太妃馬上軟了姿態。「不是說七王爺還養著傷病，怎麼跑到外頭吹風了？」

「就算養著傷病，本王認為還是把話說開才妥。」秦文略在蘇嬪和徐賁的攙扶下，暫時就近坐在下座。他的臉色雖是慘白無血色，但黑眸黝亮有神，直直地望著寬王太妃和孟寄蘭。「關於賜號一事，本王不是不想。」

聽至此，寬王太妃大大的鬆了口氣，就連孟寄蘭也難得露出小女兒姿態，羞怯地垂首等著下文。

豈料，秦文略的下文竟是一——「本王是不肯。」

「王爺，你……」寬王太妃這下被狠打了臉，面子掛不住卻又發作不得，簡直是快要將她給憋屈死了。

「賜不賜號是由本王決定，本王不肯給，是因為她不值得，明白了嗎？」秦文略嗓音沙啞，卻是鏗鏘有力，目光透露著絕不更改的堅定。

孟寄蘭當下惱羞成怒，不平地道：「為什麼？難道我就配不上王爺嗎？再怎樣，在場身分最低的是她！她不過是個四品言官之女，她都能成正妃，為何我連個賜號都要不得？！」

談瑞秋偷偷翻了個白眼，正所謂躺著也中槍，大概就是這樣了。

「妳去問皇上，本王的婚事向來是皇上作主的，有本事妳去問。」秦文略神色冷鷲，望向她的目光儼然像是狩獵中的猛獸，正伺機而動，欲將她拆吃入腹。「而她，是本王的正妃，王府唯一的女主子，她掌著內院，可以發派任何人，妳再放肆，下回再不經本王允許讓不相干之人進王府，她不治妳，本王治妳！」

孟寄蘭被罵得羞惱欲死，緊抓著寬王太妃。

而寬王太妃也是一臉無奈，根本使不上力。

談瑞秋將這場戲看在眼裡，不禁認為這七王爺還是個不錯的男人，不看美顏，該治就治，一點顏面都不給，想想也許是跟蘇嬪的姪女有關，畢竟心底有人了嘛，其他的可能就沒太大的興趣，只是……沒事幹麼說她是唯一的女主子，他這不是在興風作浪，存心讓後院不寧來著？

「妳過來。」

秦文略低啞喃著，談瑞秋愣了下，發現他正看著自己，換言之……找她？硬著頭皮走到他面前，還想不透他找自己做啥，就見他把手搭在她肩上，這是……

「扶本王回房。」他微使力，她的肩頭一沉，身形頓了下，再抬眼才發覺這傢伙還真高呀，就算傷重瘦了不少，但他還是個男人，把重量都壓向她，也不看看她撐不撐得起。「蘇嬪嬪，送客，下回再有人敢擅闖王府，直接押進宮去。」

「是。」蘇嬪嬪恭敬地道。

這話聽得寬王太妃忿忿不平極了，想想多少人都捧著自己，可偏偏這七王爺恁地目中無人，出言不遜，只能恨恨地在心裡記上他一筆，惱得轉身就走。

蘇嬪嬪要廳外的婆子將孟寄蘭給押回院落，再將寬王太妃給一路送出王府。

一回到主屋寢屋，只見徐貴照料著王爺，卻不見王妃，她不禁低聲詢問徐貴。

徐貴覷了王爺一眼，輕聲道：「橫豎本就不勞王妃費心，所以王爺讓王妃回屏香苑休憩了。」

蘇嬪嬪聽完，隨即明白來龍去脈，稍覺不妥地道：「王爺拿王妃作幌子，豈不是讓王妃成了靶子了？」王爺這是在孟夫人面前作戲，存心讓後院起紛爭。

「那又如何？」秦文略倚在床柱上，疲憊地半閉著眼。

「王爺，老婆子覺得王妃挺好。」

「是不差。」光聽她願意維護蘇嬪嬪，他對她就有幾分好感，但，也只是幾分。

「既是如此，王爺又為何——」

「皇上主的婚必有其用意，我無須善待她，說不準我這作法正合了皇上心意呢。」

秦文略說到最後，自嘲地掀唇笑著。

蘇嬪嬪不禁語塞，反駁不了，沉默了一會，她還是啟口，「老婆子倒覺得王爺可以與王妃多多相處，也許王爺會察覺她的特別之處。」

「也成。」秦文略閉著眼，笑得萬分愉悅。「她多親近我，後宅就會亂得徹底，我也想看看屆時朝堂上將起什麼風波。」

蘇嬪嬪聽至此，真是什麼話都說不出口，替他掖好被子，望著他蒼涼淡漠的眉眼，心重重地鈍痛著。

究竟要到何時，王爺才能恢復往日風采？

第三章 掌心紅痣惹是非

談瑞秋萬分無奈地閉了閉眼。

就說算盤打得再精也沒用，談家夫婦想盡辦法李代桃僵，卻怎麼也算不到秦文略不僅醒得早，甚至還要她近身伺候……

張眼偷覷著文嬪嬪和王嬪嬪的臉色，她不禁無奈地搖頭歎氣。

瞧吧，她們也是一個頭兩個大呀！她要是和秦文略的接觸愈多，屆時談三進府，被識破的機率就更高。更麻煩的是，她要是和秦文略愈親近，就準備被兩位夫人給鬥到死吧。

中秋剛過，王府因為秦文略養傷，連外賓都不准入，更別提擺宴了，孟寄蘭不知道賞她多少個白眼，讓她暗自傷心，傷心她在談家訓練得一等一的狗腿功，在這座王府裡壓根派不上用場，只能頂著身分，硬著頭皮裝富貴擺架子了。

再這樣下去，她已經不敢想像接下來的日子會變成怎樣，別說談家夫婦沒算到，就連她也沒算到不喜人近身的秦文略竟突然大改變召她當看護。

想想那日，他很明顯的是要在旁人面前裝作與她親近，事實上人走戲散場，他立刻就趕她回屏香苑。而他這種表現她很滿意，期待他繼續保持下去，可人算不如天算，事過幾天，他突然耍陰招，要她近身伺候，而且是一早就讓蘇嬤嬤傳訊，讓她連裝病拒絕的機會都不給，教她頭疼極了。

眼看蘇嬤嬤就站在外頭候著，她又沒病沒痛，只能認命了。

看著文嬤嬤，她好心地點了些意見。「文嬤嬤，想法子和老爺聯繫，再這樣下去不是辦法。」

「我知道，倒是小姐也得要多加注意才成。」向來笑臉的文嬤嬤一臉愁雲慘霧，攢起的眉頭都能夾死蚊子了。

「唉，我盡量想個法子讓王爺把我趕回屏香苑吧。」唯今之計，也只有如此。帶著玉露跟著蘇嬤嬤朝主屋走去，她不斷地想，到底該怎麼做，才能讓秦文略將她列為老死不相往來戶呢？

不，這也不成，要是搞砸了，等到談三來時，想重修舊好那就難了。想至此，她不禁抿嘴輕笑，她何苦想這麼多，談三與他好不好，關她何事？要緊的是她必須逃出王府，至於往後的事，跟她一點關係都沒有。

所以，順其自然吧，見招拆招就是。

來到了秦文略的寢房門前，蘇嬤嬤刻意壓低聲道：「娘娘，王爺貪靜，要是王爺沒有吩咐，還請娘娘盡量別開口，還有，讓玉露在房門外候著吧。」

「我知道了。」她朝蘇嬤嬤揚笑，留下玉露，隨即跟著進房。

房裡瀰漫著一股濃濃的藥味，不見半個丫鬟伺候，只有徐賁隨侍在旁，而秦文略正倚在床柱邊，一雙俊魅眸子直盯著她。

她唇角微勾，大大方方地與他對視。

她臉上的粉厚得很，要是換成麵粉的話，加水攪勻，說不準還能揉出一顆包子呢，任他再怎麼瞧，也絕對瞧不清她的五官。

「王爺，王妃來了。」蘇嬤嬤滿臉是寵溺的笑，彷彿視他如親兒。

「叫她把臉洗淨。」秦文略沉聲道。

談瑞秋抽了口氣。不要吧，她的臉要是洗了，那事情可就大條了！她可以不管談三往後入府會是怎樣的光景，可問題是他日若被發現談家狸貓換太子，那面臨的可是欺君大罪，滿門抄斬是逃不過的，哪怕她隻身躲在外頭，恐怕也會落得被通緝的命運，屆時天曉得李二爺還願不願意收留她！

「王爺，妾身習慣抹粉，你就依了妾身嘛。」她軟綿綿地央求著，巴不得他覺得噁心，立刻將她斥到天涯海角去。

果然如她所猜測，秦文略毫不掩飾嫌惡地別開臉，對著蘇嬤嬤道：「御醫呢？」

「差不多快到了。」蘇嬤嬤應著，隨即走向門外，果真瞧見留守在王府的陸御醫正隨著胡娘子前來。「王爺，陸御醫到了。」

談瑞秋望向門外，就見一位年約四十上下，身穿紫色暗繡環圈長袍的男人徐步走來，她隨即繞過花罩，避在竹雕簾後頭，然而眼尖的陸御醫還是瞧見了她的背影，從衣著判斷出她的身分，隨即恭敬地向她施禮。

談瑞秋見狀，只能隔著竹雕簾朝陸御醫微頷首。

陸御醫來到床邊給秦文略請脈，一會便噙笑道：「王爺今兒個的脈象沉且勻，正是回穩之態，只要再靜養幾個月，傷勢必能痊癒。」

秦文略漫不經心地笑道：「多虧王妃細心照料，才能讓本王恢復得如此好。」

談瑞秋聽至此，眉頭不由皺了下。

這人到底在打什麼主意來著，她哪裡照料過他了？今天也不過是頭一次踏進他的寢房，幹麼說得好像她衣不解帶地照料他？

為何這麼對陸御醫說？陸御醫自然是要回宮向皇上稟報他恢復的狀況，無端端地把她給提了進去，到底是在盤算什麼？

照眼前的狀況看來，陸御醫說不準會以為他倆感情極佳，將這事也稟了上去，可讓皇上知曉這事到底有何用意？和當初皇上賜婚有關聯嗎？

官場上，眾人皆認為皇上極看重秦文略，尤其他又立了戰功，然皇上卻將右僉都御史的千金指給了他。雖說是欽天監觀測天象就其方位，找出適合沖喜的姑娘，但七王爺的正妃豈是四品言官千金匹配得上？

在同個方位上，還有威定侯和鎮國將軍府等皇親國戚，家中亦有年紀差不多的嫡女千金，可偏偏皇上就是挑中了談家。

談家夫婦初知這事時，樂不可支，壓根沒細想其中古怪，反倒是她這個被趕鴨子上架的人，一直覺得這事不單純，如今秦文略又刻意作為……她受不受寵其中的利弊到底與誰相關？

「娘娘。」

耳邊傳來蘇嬪嬪的喚聲，談瑞秋才發現陸御醫不知道什麼時候離開了。她趕忙走出花罩外，瞧見徐貴正伺候著秦文略穿上中衣，而他的胸腹之間纏著一層層的布巾，她不禁想，他確實是福大命大，受了這麼重的傷又昏迷大半年，竟然沒有半點癱瘓萎縮現象，是瘦了些，但還挺賞心悅目的。

「蘇嬪嬪，那我該做什麼？」她問著。該欣賞的都欣賞了，也該進入正題了。

「這個嘛……」蘇嬪嬪沉吟著，見胡娘子正領著端藥而來的丫鬟，便接過湯藥遞給了她。「給王爺餵藥吧。」

談瑞秋聞著那腥臭難聞的藥，不禁用力嚥下反胃的嘔感，緩緩地走到床邊，適巧徐貴也替他打理好了，必恭必敬地退到一旁。

「王爺，喝藥。」她把藥端到他面前。

她想，雖說他走幾步就氣喘吁吁，但能走能動代表他沒殘，自個兒喝藥是天經地義的，總不會要她扶著他一口一口餵吧。

他願意，她也不肯啊。

秦文略面無表情地瞅著她，目光繞過她，一旁的徐貴立刻上前接過了藥碗，笑得和氣生財道：「王妃娘娘貴體金安，這點差活就交給奴才吧。」

徐貴原本是照料秦文略起居的太監，跟著秦文略離宮立府，為人相當和氣，據蘇嬪嬪的說法，他治下相當有手段，不能教他那張笑臉給騙去。

「那就有勞徐大管事了。」既然人家不需要她餵，她也沒興趣硬湊熱鬧。

「哪兒的話，這是奴才分內的事。」

談瑞秋站到一旁，心想這照料一事應該是差不多到此為止了，待他把藥喝完，她也應該可以回屏香苑了吧。

哪知，秦文略豪氣地把藥給喝下後，使了個眼色，徐賁立即從紫檀櫃裡取出一只木匣，恭恭敬敬地遞到她面前。

她疑惑地看了眼，蘇嬾嬾喜形於色地道：「娘娘，這是王爺給娘娘的見面禮，快快收下吧。」

給她的？談瑞秋萬分不解，但還是止不住好奇心，打開了木匣，驚見竟是一套頭面，捻金絲綴各色寶石的流蘇金步搖和簪花數把，同款鏤空掐絲金鐲兩只，精雕龍鳳呈祥半鏤空的羊脂玉鐲兩只……

忍不住的，她不著痕跡地嚥了嚥口水，以往在談家時，嫡姊擺顯時，總會搬出箱底的頭面炫耀一番，但別說在談家沒見過，就連在現代她也不曾見過這種作工，雕琢得如此精巧的金飾和玉鐲。

發了！這下子發了，哪裡還愁逃命沒盤纏！

「娘娘，這套頭面可是王爺親自挑選的，雖不是宮中所出，卻也是城裡最富盛名的金良閣的飾品，那精巧的雕鐲是出自皇上賜封金雕鬼手的金匠大師塗信德之手，可是千金難買的極品。」蘇嬾嬾笑柔了向來冷情的眸，但不知怎地看在談瑞秋眼裡，總覺得她像有幾分惆悵。

談瑞秋收回心思，將注意力擱在木匣裡，關於這金雕鬼手塗信德她是知道的，在談家時就曾聽太太說過，別說大師之作，就連想要上金良閣訂件首飾，沒等個幾年，是絕對等不到的。

在李二爺的黑市裡，曾有一件巧雕金玉擺件，叫價到黃金三千兩百兩，李二爺搗著嘴偷笑了許久，因為他當初收購時也不過花了百兩銀子而已。

她只能說，李二爺是個心肝很黑很敢賺的黑心奸商，她必須好好跟他看齊，學其精髓不可。

不過，這木匣這麼大，她要怎麼偷偷運回房而不讓兩位嬾嬾發現？

嗯……她必須好好想想這個問題才好。

正忖著，總覺得有多道目光關注著她，不著痕跡地用餘光偷覷，這才驚覺屋子裡除了秦文略和蘇嬾嬾之外，每個人的目光都盯在她身上。

她不小心露出什麼表情了嗎？她冷靜下來，又悄悄打量了下，才發覺眾人的驚詫，是意外秦文略的出手大方，而徐賁只是用非常和善的笑臉對著她，教她壓根猜不出他心裡在想什麼。

但有什麼好想的，反正既來之，則安之，想再多也沒用，眼前最重要的是——「蘇嬾嬾，接下來咱們是不是該先到廳裡處理一些府裡的雜事？」

反正她該伺候也伺候了，該退場了，是不？況且，王府裡的雜事說多不多，說少也不少，雖然她只負責統籌下令，但對於這種多如牛毛的雜事，還是覺得厭煩，不過今天被這木匣沉沉地壓得很開心，再煩都不厭。

「王妃今日只需要留在寢屋照料王爺便可。」

談瑞秋眨眨眼。照料啥？他有什麼好照料的？瞧他喝了藥後彷彿有幾分睡眼惺忪，分明是被藥效催得快睡著了，她還留在這裡做啥？她必須抓緊時間回房藏木匣，這是非常重要的私事，必須盡快處理才成。

「府裡有許多事必須倚仗徐大管事，況且聽雨那件事也循線查到一點線索，交給徐大管事處理是最妥當的。」蘇嬾嬾隱晦地暗示著。

談瑞秋點點頭表示她明白了。聽雨那件事查出一點眉目了，但就算逮著了人，對方要是不供，那就啥事都辦不成，如今派出徐賁，嗯……意思是說，他在宮中待了一、二十年，自有刑求的一套就是了。

再者王府裡的往來人情等等雜事也得交託徐賁才成，那日會讓寬王太妃給闖進王府，就是因為徐賁近身照顧秦文略，才沒能將寬王太妃在踏進門前就打發走，由此可見徐賁在王府的重要性。

人家都說成這樣了，她當然是從善如流了！「就讓我留下來照料王爺吧。」橫豎她是拿人手短，既然拿了一套價值不菲的首飾，伺候伺候人家也是應該的。

可是，照顧病人真的是一件異常無聊的事！

談瑞秋闔了眼睡得深沉的秦文略，無聊地托著下巴。早知如此，就別讓玉露回屏香苑，好歹可以讓玉露到書房去幫她挑兩本書來，省得她閒到直發呆。

屋裡只有她和沉睡的秦文略，屋外更是靜謐得一點聲響都沒有，教她連微微動一下，衣裳摩擦出窸窣聲都感到不自在，所以她只能一直保持同一個坐姿，坐到她腰痠背痛還是不敢亂動。

她沒好氣地睨向逕自睡得很爽的秦文略，這男人就連入睡了濃眉依舊緊蹙著，也不知道是身子不適還是怎地。

想起他午膳用得少，就連湯藥都喝得比飯菜多，她不禁搖頭。要是正常進食都做不到，喝再多湯藥恐怕都是事倍功半，可偏偏他是王爺，要是真吃不下，旁人能勸的還是有限。

忖著，她不禁想起她的老公蘇秦。在前世裡，她有著美滿的家庭，疼她寵她的老公和兩個女兒，事事樣樣都有老公替她張羅，可就算是十八般武藝皆通的老公也有生病的時候。

他一旦生病也是懶得進食，從來身子強健的人一病就得耗上一段時間才能康復。不過，她有樣法寶，只要一端出來，他再沒食慾也會捧場。

她不擅廚藝，會的也就只有那麼一樣——桂圓粥。不需要珍貴的食材，弄點紫米配上桂圓，丟上一把紅豆，再加點黃耆紅棗，雖說黑糖較妥，但她老公就偏愛冰糖的清甜，入冬時喝上一碗，渾身暖呼呼的，讓他發點熱流點汗，比吃藥還好用。想起他喝桂圓粥時的滿意表情，她不禁勾彎了唇，但笑意沒停留太久，隨即隱沒在悵然的眸底。

當她走時，他還好吧，有好好的吧……他那般死心眼的人，簡直是愛她入骨了，她壓根不敢想像她走後他變成了什麼模樣。有時她會想，早知如此，當初就該央求他再找個所愛，別讓自己孤單到老，可偏偏這種話她是怎麼也說不出口。

她是多麼自私的人，哪怕自己已不在世，哪怕明知他會孤單到老，也不允其他女人靠近他。

可是他如果真是孤單一人……

「別走！」

思緒驀地被身旁的沙啞喊聲給打斷，她猛地收回心神，雙眼直盯著秦文略，卻見他雙眼緊閉，伸長了手像是要抓住什麼。

「王爺？」她低喚了聲，他卻像是被困在惡夢裡，痛苦的呻吟，手在半空中摸索著。她皺緊了眉，心想自己好歹拿了人家的賞，怎能棄人家不顧呢，還是先把人喚醒吧。「王爺，醒醒……醒醒啊，王爺！」

她喚了幾聲，不見他清醒，見他的手像是努力想要挽回什麼，她想也沒想地握住他的手，卻被他握得死緊，痛得她低吟出聲。

「王爺，快醒醒啊！」她痛得大呼著。

天啊，不用握這麼緊吧，老天啊，她的手好痛啊！

許是她喊得夠大聲，秦文略一把將她拽到面前，張開猩紅的眼直睇著握在手中的小手，氣息紊亂地注視半晌。

「王爺，先放手吧……」她軟聲央求著。

她可不希望自己一時好心卻換來骨折的下場……老天啊，他看起來明明就纖瘦得緊，為何會有這把嚇人蠻勁啊？

「芸娘……」他啞聲喃著，鬆開了手，看著她掌心的紅痣，徐徐地揚開笑，轉而輕撫她的頰。

談瑞秋慶幸手終於被鬆開，可下一刻又被他的親近嚇得說不出話。「王爺，你睡迷糊了，我不是芸娘……」

芸娘？哪位呀，給她一點時間，讓她去找找吧。

「芸娘……妳終於肯回來了……」他啞聲喃著，眸底一片濕潤，面容痛苦噙著近乎瘋魔的癡狂，唇角卻弔詭地帶著笑意。

談瑞秋直睇著他扭曲的俊臉，感覺他正用力地抹去她臉上的粉，擔心臉上的粉真會被他揉掉，她不假思索地掙扎著，用力過猛反教自個兒摔跌在地。

來不及喊痛，躺在床上的秦文略已經掙扎地下了床，一把將她扶抱在懷。「沒事吧，沒事吧……」

見他擔憂受怕的神情，談瑞秋心裡真的有點毛了，他傷到的應該是身體不是腦袋吧，怎麼會睡了一覺，整個人像是半瘋似的？該不會這府裡有人要害他，在他的藥裡下了什麼吧。

難不成這看似風平浪靜的王府，其實比談家內宅還要不堪？

正胡思亂想著，卻感覺自己抵在他胸膛上的手有股濕意，她垂眼一看，心口一窒，忙道：「王爺，你……我先扶你回床上躺著，你得歇會才成，你的傷口滲血了！」

老天啊，別鬧了！今兒個御醫才說過他情況轉好，要是明天御醫請脈，發覺他惡化了，這帳是不是要算在她頭上？

「我沒事，不疼的，妳……臉上為何要裹著粉？」他笑問著。「髒了嗎？我替妳拭淨可好？」

「我……」談瑞秋想哭了，見他真的想抹掉粉，抗拒道：「王爺，不用了，我喜歡抹粉，抹粉很好，你別擦了！」

喂，外頭有沒有人啊？裡頭這般大的聲響，怎麼就不見有人來，天色都快暗了，也差不多要送晚膳了吧！

「妳……不想用原貌見我，不想讓我瞧妳的面容，妳……恨我嗎？恨我來不及護妳，護妳腹裡的孩兒嗎？」

看著他殷紅的眸底蘊著月華，聽著那卑微央求的沉嚟，談瑞秋心底莫名地痛著。雖不能理解他的話意，但這當頭最重要的還是一——「王爺，身子要緊，先回床上，咱們待會再說可好？」

不管怎樣，她得要先看看他的傷勢，天曉得那傷口是不是裂開了。

「妳擔心我？」

「當然啊。」瞧他神情放鬆些許，她動作輕柔地緩緩退開，正欲攙扶他起身時，聽見門外傳來腳步聲，她忙道：「外頭的快來人！」

幾乎是同時，蘇嬾嬾已經推門走了進來，見她扶著王爺狼狽起身，王爺單薄的中衣上染上了血，嚇得趕緊上前攙扶，忙問：「到底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「嬾嬾，王爺睡迷糊了。」談瑞秋小聲道。

蘇嬾嬾疑惑地看了她一眼，幫扶著秦文略坐回床上，卻見他伸手欲拉談瑞秋，談瑞秋隨即退上一步，急聲道：「王爺，我不是芸娘。」

雖然殘酷，但她還是必須告訴他真相。

「……妳不是芸娘？」

瞧他瞬間黯淡的眸，談瑞秋只能向蘇嬾嬾求救。

「王爺……芸娘死了，你又忘了嗎？」蘇嬾嬾啞著聲道。

「死了？」他僵硬地望著她，長睫緩緩垂下。「對，芸娘死了……快一年了……我卻像是等待了兩輩子……」

那嘶啞帶著鼻音的粗嚟觸動談瑞秋的心，把他和她最愛的男人連結在一塊。

當她離世時，蘇秦是不是也像他這樣？

費了一番功夫才將秦文略給安撫好，重新包紮並餵了藥，待他睡下後，王府才又恢復了平靜。

談瑞秋在寢屋旁的小廳裡坐著，晚膳只用了兩口便再無心思用膳。

一會蘇嬾嬾掀簾走來，面上帶著歉意，目光落在她手上的瘀痕。「都怪老婆子不好，竟只讓娘娘伺候著王爺。」

談瑞秋順著她的目光淡淡揚笑。「不打緊，只是瘀傷罷了，幾日就好。」她的手上被秦文略緊握過的範圍，全都冒出了可怕的黑紫色。

蘇嬾嬾取了藥膏，替她揉著瘀血，直睇著她掌心明顯的紅痣。「王爺是睡迷糊了，可也是因為這紅痣才會教他更錯亂。」

「怎麼說？」

「芸娘是我的姪女，也是王爺的侍妾，她的雙手掌心皆有一顆紅痣。」

談瑞秋不禁愣了下，忍不住想，原來掌心有痣的人還真不少，她的前世今生，掌心皆有紅痣，蘇秦總說掌心的痣是他們前世情緣未了，今生相聚的依據，憑著掌心的痣，他們就能找到彼此，她不信那些，但願意為了蘇秦而相信。

「芸娘十三歲進宮當宮女，遇見了正欲離宮立府的王爺，王爺對芸娘一見傾心，所以立府時便將芸娘給帶來王府，等著芸娘及笄，欲將芸娘收為側室，然而芸娘身分太低，別說是側室，就連要當侍妾都不成，而芸娘也不肯。」

「……芸娘不喜歡王爺？」她問得小心翼翼。

「不，正因為太愛而不肯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在這世道，能夠兩情相悅是多麼不易，她在談家已經看了太多只以利益出發的男歡女愛了。

「芸娘認為自己配不上王爺。」蘇嬾嬾像是陷入回憶，唇角浮現若有似無的笑。

「可是芸娘愈是抗拒，王爺愈是強求……娘娘是否瞧過王爺的掌心？」

談瑞秋眨了眨眼，直覺得蘇嬾嬾這話轉得還真是毫無徵兆，但她照實道：「沒有，王爺的掌心怎麼了？」

「王爺說，掌心的痣是老天要讓前緣未了的情人相遇的憑藉，而芸娘掌心有痣，王爺沒有，所以王爺拿錐子在自己的掌心烙下兩個疤，就說在此後無數個來世他們能夠再續情緣。」

談瑞秋傻了，簡直不敢相信自已聽見的。原來會相信這種浪漫傳說的不只是她的老公，就連王爺也信了在掌心烙下疤……她頓了下，內心湧現荒唐的推論，懷疑他也許是她老公穿來的，但隨即便打消了想法。

如果真是她老公，他不可能這一世的事都記得一清二楚，她真是想太多了。

「王爺都做到這種地步了，芸娘一定很感動吧。」只要是女人，不管是哪個時代的女人，都應該撲上去來個愛的抱抱，順便給他秀秀。

「沒有，芸娘逃得更遠了。」

「……為什麼？」難道是被秦文略自殘的行為嚇到？但……那不算自殘吧。

「王爺不願娶正妃。」

談瑞秋恍然大悟，對秦文略這個男人又添了幾分欣賞。

秦文略貴為王爺，豈有不迎正妃的道理，可他為了所愛而拒迎正妃……這男人也真是不容易了。

「王爺不願娶妃茲事體大，芸娘不願王爺為她衝撞皇上，而後王爺便受皇上指派前往北卑城，平定了邊防的部落征戰，凱旋回朝時，王爺向皇上求了恩典，願意由皇上指婚迎側妃，但同時納芸娘為侍妾。」

談瑞秋聽著，忍不住為秦文略和芸娘心疼著。

「於是，王爺納了兩名側妃，卻不願賜號給兩名側妃，落得現在還是夫人的名號，不多久芸娘也成了侍妾，那段時間裡王爺忙於政務，而芸娘在府裡也極為安分守己，直到去年才懷了身孕，那時王爺掌了五衛營，常忙得連王府都歸不得，而我也一時疏忽，忘了防備，芸娘和腹中孩兒就那麼沒了。」

談瑞秋輕輕地拍了拍她的手，無聲地安撫好一會，才問：「可有找到兇手？」

「沒有證據，但是誰所為大家心知肚明。」

談瑞秋回想初見蘇嬾嬾時，蘇嬾嬾對府裡兩位夫人的輕慢，甚至對孟寄蘭的苛刻淡漠，再加上秦文略當著寬王太妃的面毫不給顏面地駁斥，倒是不難猜想兇手就是孟寄蘭。

「而後，去年底西北邊防軍牒回報，請求援軍，王爺便自動請纓，歸來時，已是傷重昏迷。」說到此，蘇嬾嬾揩去眼角滑落的淚。「王爺一生坎坷，母妃淑妃在他十歲那年歿了，又沒有外戚撐腰，獨自一人在宮中求生存，好不容易得其所愛，卻是這種結果……」

瞧蘇嬾嬾哭花了臉，淚水沿著縱橫的皺紋滑落，談瑞秋心裡難過，出言安撫。「嬾嬾別難過，總會否極泰來的。」

「是啊，要不是這回迎了娘娘，王爺怎會醒呢！」

談瑞秋不禁莞爾，只能硬著頭皮應著，「是啊。」沖喜要是真能救人命，可能到處都在沖喜了吧。

「可王爺總是會……」

「初醒時總是這樣，再過一段時間，應該就會更好些。」

「蒙娘娘金言，希望真能如此。」蘇嬾嬾感激地望著她，不禁道：「這回能迎娘娘為正妃，真是再好不過的選擇了。」

談瑞秋笑了笑，不置可否。她不過是運氣好，進門時王爺適巧醒了，但說到底，她也並非個正牌王妃，待在這兒的時間不會太長。

想想，她也欠了秦文略一個道歉，不該偷偷地在背地裡腹誹他，畢竟他已經言明不娶正妃，可是重傷清醒後，竟發現自己娶了個沖喜王妃，也莫怪他對自己沒什麼好臉色。

一個看似位高權重，實則被人掐在手中任人操控的王爺，他的苦，能體會的大概沒幾個。

「往後還請娘娘能隨侍在側地照料王爺，老婆子認為有娘娘伺候著，王爺的病與傷肯定會好轉得更快。」

談瑞秋點了點頭，算是答允了。其實她待不待在秦文略身邊，她認為與他的病情好壞無關，但幫人一把也不是不成，尤其是看在那筆豐厚的「盤纏」分上，她多幫一點也是天經地義。

蘇嬾嬾見桌上的菜色幾乎沒動，不禁替她佈菜。「娘娘再用點吧，要是不合胃口的話，再差廚房的人去準備。」

談瑞秋忙按下她手中的筷子。「不了，沒什麼胃口。」她想了下，問：「王爺用膳了嗎？」

提到秦文略，蘇嬾嬾的臉色瞬間慘澹了下來。「王爺不想吃，已經撤下。」

「這不成，不能讓王爺只喝湯藥不吃東西墊胃，是藥三分毒，總得吃些東西養點體力才成。」談瑞秋抓著蘇嬾嬾道：「要不備些王爺愛吃的，當然先問問御醫王爺吃得吃不得，這樣成吧？」

蘇嬾嬾聽完，臉色更苦了。「老婆子根本不知道王爺愛吃什麼。」

「噯？可是嬾嬾不是……」

「王爺二十歲離宮立府之前，為防被下毒，什麼都不挑，擺上桌的都吃，每樣都是淺嘗，壓根看不出喜好，而立了府後，他的膳食是芸娘張羅的，唯有芸娘才知曉王爺偏愛的幾道菜。」

談瑞秋一臉傻愣，心裡暗暗為秦文略歎息。古時皇帝用膳，鍋碟盤碗都要擺上百個，每樣都淺嘗，就是為防中毒，而他不過是個皇子就已經防成這樣……依她猜，他大概沒什麼偏愛的，只要能吃得飽不被毒死，他大概都不討厭吧。

想了想，她不禁暗罵，這到底是什麼破年代呀！

Crescent